

——

穿过一个朝代,越过一片片江山,历经千万次轮回,沐浴着湿了干、干了湿的月光。

——砖瓦,穿着青灰色的衣饰,从上古款款走来,典雅大方。

最早的瓦与陶结伴,与新石器同行。而砖,透过风雨,通过泥土传递温暖。

——

砖与瓦是同窑出生的亲兄弟。

有时,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座建筑里,手牵手,肩并肩,共同抵抗风霜雨雪。

而有时,它们各自为阵——

瓦,站在高处。飞檐斗角,或灵动飘逸,或沉稳安静,或素雅恬淡,在流淌的光阴里沉潜,写爱恨,谱传奇。

砖,似乎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它不事张扬,只脚踏实地,以稳健的步伐,一寸一寸地加高堤坝,垒叠城墙,却总高不过人心。

——

青铜器,哑哑的光芒在时空中若天际星辰,随月光时隐时现;

青铜镜,映照着谁的情影和沧桑?草木荣枯,星月变幻,是谁在轻唱深闺幽怨?

瓦当,是谁以刀为笔,在它身上刻下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那一段诗行记载着谁的春秋?谁的战国?

是城池?是庙宇,还是檐间轩轾?

——

图腾。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从一个洞穴到达另一个洞穴,从一片瓦到一块砖。

从泥土到泥土。

砖瓦,抵抗侵蚀,寻觅温暖,庇护生命。

朝代更迭、兴衰。江山易驻。历史苍茫。史籍陈旧。

即使断瓦残砖沉默,普世演绎着的神奇传说,却一段一段地将历史真相还原。

二

“秦砖汉瓦千古藏,清风明月万斛浆”。

那是“车同轮,书同文,行同伦”的时代,是大秦一统天下,六国争相朝拜的时代。

砖瓦,在历史的记忆里站成了永远的丰碑——

空前绝后的阿房宫,却被楚霸王的一把大火焚毁,是谁之功谁之过?

永远不倒的万里长城,由多少人的眼泪筑就?孟姜女,神话了多少心酸断肠事?

辉煌的始皇陵寝,历经千年,如今,长安安在哉?

历史的烟尘、眼泪、爱恨、水火、冰雪,都埋入泥土。

——

汉武帝的益延寿观,多少祈祷多少渴盼,仙人何时到来?

汉高祖的长乐宫,真的此乐何极也?

那一块砖,那一片瓦都承载着风雨时光的打磨。

砖瓦上的线条、纹理、图腾、文字、雕刻,甚至它们的神韵,都饱含着天地之精华,思想之曼妙。

——

我愿淌着时间的流水,溯回历史深处——

去唐高祖的殿堂“站花砖”,莲花纹铺地方砖,一朵莲花伸出了历史的幽暗。在它的大气和华美的氤氲里,我也步入仕途。

大明宫的恢弘壮丽,晕眩了我的目光。

我必力挽狂澜,岂容它的丽容消逝于五代十国。

我既是一介书生。我必去那重文轻武的宋代。到《清明上河图》中去游历,步步踏着砖的余温,越过高大的城墙,在众多的桥梁间流连,给今世的人们留下不朽的诗作与华丽的画卷。

当然,如果我是汉武帝要迎接的那位仙人,我一定还要抱着一块金砖,漂过明清的河流,来到喧嚣的新时代,看一看今天的城廓和乡村的模样。

——

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是梦中之梦——从来都不敢做的梦。

不是自卑,而是准备不足。所以,我只能潜心学习耕耘,小步慢跑,逐渐靠近。2012年,我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南班的学习,虽然只有15天,但醍醐灌顶的点拨给我带来了观念上的颠覆,促使我大胆地扒开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大门的一丝缝隙。没想到,年过五旬了,居然遂我所愿,走进了鲁迅文学院的大门。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说“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于强者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我深信不疑。

我的童年是从那个动乱年代熬过来的。1975年小学毕业后,由于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我没能被推荐上初中,13岁便辍学务农,靠放牛、割草、种地挣工分糊口。稍大一点,我走进小煤矿转运煤炭,3公里的山路,挑100斤只有一毛九分钱的运费。14岁的我一天下来最多能挣两元多,刨去生活费,一星期能剩10元钱拿回家给弟弟买米。每当把钱交到父母手中,看到父母的笑脸,是我一个星期里最快乐的时候,就连不懂事的小弟,也会给我盛饭夹菜,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成就感。我浑然不知这种过早过重的负重对我身体的摧残有多大,依然一如既往当我的搬运工,为了一星期一次的快乐。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小学升初中需要考试,已经辍学两年的我失去了上学资格。我请人代写申请,找到了公社的远房兄长,苦苦哀求,最终被放在了一个既招小学生也招初中生的学校去上学。初中期间,我遇到的两位语文老师,对我的文学梦起到了启蒙作用。我的作文总是作为全班甚至全校的范文,被抄到学校的墙报上,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眼光,着实让我受用。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文学创作是什么,只是默默地喜欢。

考上高中后,因为家庭依然贫困,无法承担一个星期6元钱的生活费,再也不能供我上学了。不管我怎么哭闹,都无济于事,只好复读一年初中考中专。谁知一年后,县教育局下文件,不让头一年考上高中再复读初中的

——

它们依旧沉默。

它们用质朴、柔媚、神秘、庄重,复活着、呈现着、装饰着、品读着生命,也完成着神圣的使命。

我与它们的靠近,像极了我与你的重逢,20年后,在陌生的异地,我们握手,互致问候,表面波澜不惊,潜流在体内忍不住动荡、轻漾。

——

五

今天,青砖似乎已不愿再穿布衣,而愿穿红裙。

我所见的建筑,更多是灰瓦红墙,时尚的气息充溢世间。它们依然温良敦厚,依旧谦逊豁达。

砖与砖的亲昵,瓦与瓦的牵手,仿佛你和我的靠近。

一块砖与一片瓦,在新的时序里娓娓写就新的传奇。

——

我举手,轻描砖瓦之上的纹路。

它们汇聚了云的纹路、风的纹路、水的纹路、太阳的纹路,我的手指触及到哪一种,便拥有了它的能量。

我在揣摩、启动、激发、复活……

纹路隐藏着谁前世的秘密?

我无意于打捞、探寻,它们的呼吸和沉静的旋律是一缕缕波光,不绝如缕地照进我的现实。

我轻轻、轻轻地走在砖石铺就的路上,它的幽径多么神秘、温暖、浪漫。

在这样的路上,我愿走成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

六

走近——

走近一段城墙,走近一个已流传千年的故事,就是走向砖瓦的历史。就是走近一所建筑,带砖瓦的建筑。

没有哪一株植物愿意停下自己的步履而驻守一所建筑物。光阴中的聚散都不能尽欢。

走近砖瓦,就是走向一片屋宇。有你的屋宇——

我们的田园,依旧是灰瓦青砖,房前流水潺潺,鸡鸭欢鸣,牛羊成群。屋后绿树成荫,竹林苍翠,山歌嘹亮。我谱传奇。

——

走近砖瓦,走向你。渴望心手相牵。

我将自己的诗行在这个夏天枝条般垂下,它丰茂葱茏,绿荫如盖。在砖瓦铺就的屋宇前轻轻地摇晃,寻找你隐身的地方。

也许,倾尽一生,我并不能抵达。

我只站定,在远处的山冈上遥望:一砖一瓦,一人一窗,一生一世。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



——

我的蹉跎文学梦

□张天国

——

今中外的各种名著,任我如饥似渴地享受。从那时开始,我真正做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为了强迫自学,我用小刀在手腕上刻了一个“忍”字,涂上墨水,一抬手就能看见。阅读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班看书,起床看书,熄灯号吹响后躲在厕所或洗漱间的灯光下看书,酷暑寒冬从未放弃。为了看书,我心甘情愿去当小工,给老兵搬砖、供砂浆。我体力好,干活卖力,一鼓作气把砖和砂浆供应到位,利用备料间歇,把书从裤兜里拿出来坐在砖头上继续阅读。

1984年转工后,我和大多数战友都沉浸在“铁饭碗”的欢悦之中。但在短暂的手足舞蹈之后,陪伴我的依然是水泥、砂浆、碎石、钢轨和总也不离身的书。在工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我独自坐在砖头摆起的凳子上趴在床边读名著、做笔记。上班哨声一响,我把书塞进裤兜里,扛上铁锹、推上砂浆车就上工地,一路走一路唱,煞是开心。

苦难如一炉烈火,锻造着我的意志,也如一笔人生财富,在默默地积累。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心智才能真正地走向成熟。1989年初,我突然被破格提拔为工程段的团委书记。那种心情就像范进中举,需要老丈人一个耳光才能清醒过来。从此,我的人生开始柳暗花明,手上茧花逐渐凋零,纸上行文开始行云流水。尽管工作环境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我的文学梦想依然云绕不散,愈加强烈。

转眼到了1992年,因为企业改革撤销工程段,我失去了团委书记的岗位,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在南昆铁路白石山隧道口的施工队当负责生产碎石的工班长。尽管这个意外令我始料未及,但过去的经历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挫折,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蜕化的茧花再次盛开,但这双手依然在忙里偷闲中翻动

——

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浏阳曾有八大书院,浓郁的文化气味曾四处飘来飘去。我不知道,就在这片土地上,几百年来还默默生存着一群孔子的后世子孙,还矗立着一座与山东曲阜遥相呼应的孔氏家庙。

忽然有一天,当地文物部门的友人告诉我,浏阳达浒有座孔氏家庙,提议我去看看。我知道,倘是文庙书院,应是遍布天下,可孔氏家庙意味深远。从此,孔氏家庙便成了我心底隐隐的期待。

前不久,我由官渡去达浒,便特意去找孔氏家庙。彼时盛夏,田野上一片郁葱。突然,我看到,就在路旁不远处,有一片繁茂的树木,其间隐隐立有一幢重檐古典式建筑,还有红色的墙。我惊呼起来,同车的老文物管理所所长告诉我,那就是孔氏家庙。缘分呀,我赶紧下车,冲进了酷热的阳光里。

之后,我站在了一块围有竹篱笆的菜地前,侧边还有一口小池塘,再过去,便是老所长所说的破败的大成殿。说它破败真是不过分:约面阔五间,门窗已荡然无存,一眼便看到大殿的青砖后墙,还有殿里立着的几排大圆木柱。我再走近,一种凄怆的气息迎面扑来,苍青的重檐屋顶已然摇摇欲坠,左边屋顶塌了个大洞,大殿地面凹凸不平,落满了破碎的青瓦,杂乱地卧着些长长短短的木头,还有一丛丛青青的杂草。当我站在大殿里,历史烟尘中陈腐的、荒芜的气息便悄然袭来,还有似有似无的窸窣窸窣的声音。我摸了摸千疮百孔的木柱,一抬头便看到那残破的、蓝晃晃的天,一束束斑驳的阳光投在青砖墙上。

老所长在大殿里转来转去,不停地叹息: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倒塌。我则对着那可可怜兮兮的破洞发呆,我能触摸到的是酷热的夏季和永远也不可能复活的历史。岁月一点点劫走了大成殿的鲜活,将一代又一代的时光抛开,将纷繁的世界默默地囚在何方?可曾留有一脉相承的孔子文化精神?

沿着来时的小路,我们转到了大殿之后的五王殿,又是一番破败的情景:残垣断壁之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满地都是破碎砖瓦,到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木头。高高的杂草挡住我的脚步,我惟有站在破败之外。这时,我发现了废墟一侧有一棵高大的樟树,应是几个人都不能合抱,生机盎然,枝叶婆娑。而一转身,又面对两间土砖屋,竟是牛栏屋,屋里关着两头黄牛,全都瞪着大眼睛,傻傻地看着我。

其时,我的眼光不知该投向何方,只好转过身去,于是,青山绿水、桑梓农亩、世俗的生活尽收眼底。可很快的,我又不自主地转到落寞的废墟前,顺着残存的建筑向历史的纵深极目远眺,仿佛依稀之间,孔子的灵魂、文化人的灵魂在其间沉浮,文化就像天籁一样在残破的庭院里、在瓦檐之间沸腾,只要弯腰或抬头,就可触摸到其沉沉的墨色。

闻讯赶来的村支书,一位结实精明的黑脸汉子,用激动的言辞说起村里恢复孔庙的决心及有关这孔氏家庙的种种渊源:唐朝时期,孔子37代世孙集父为潭州刺史,奉旨招降起义军遇害后,其子瑛世袭其职。后因五季之乱,孔瑛无法北归,遂寓居平江。明朝洪武年间,孔子55代孙靖安兄弟来此定居滩头,想着先祖仁爱的温暖,着手构筑孔氏家庙,并按祖例向山东衍圣公府申报。衍圣公府根据滩头孔氏族谱推及,其确系孔氏正宗,人口也已超过五百丁,便核准其按曲阜孔庙之规模建立家庙。于是,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滩头的孔氏子孙们便轰轰烈烈地兴建孔氏家庙,至明朝万历十三年(公元1587年),占地约8000平方米的孔氏家庙大功告成,其构设规制与山东曲阜孔庙相同,更大于浙江衢州之孔庙。到了明朝万历十七年(公元1591年),山东衍圣公府派员携朝廷批文及冠带来到滩头,对当时负责建庙之族人给予优免。此后,按照衍圣公府的规制,每年定期进行祭祀,倡导孔学,弘扬孔子文化。

随着村支书的解说,我的目光不由得一次次投向破败的大成殿、五王殿,阳光朗朗,旁若无人地兀自舞蹈,那藏在杂草丛里的庭院,就像一幅斑驳陆离的油画忧郁迷离。在若有若无的夏风里,檐前的树枝和流淌的溪水发出阳光碎落的声音。庭院仿佛不再残缺,那些看似黯淡的文物,都有些生命的神采,它们秘密地集合在这里,不再只是简单地回忆辉煌的历史,忧伤的阴影一层一层剥落了,袒露着鲜活荡漾的文化内核。

之后,我们随着村支书走进一幢普通的白墙青瓦的农舍,说是去看看族谱。70多岁的孔老精神矍铄,激动地搬出了一大沓孔氏族谱,深黄的封面淡黄的内页。于是,我便看到了一张《圣祖庙图》,孔氏家庙的原有规模呼之欲出:万仞宫墙、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五王殿、两庑、文昌厅、历代享堂、靖安享堂,竟然还有学堂,还有备荒仓。想当初,屏屏敛敛的神器、华美的彩饰、繁复的殿宇、青苍如云的大樟树,全都散发着肃穆的宁静,给人以超越时空的伤怀的撼动。孔庙还设有学堂,延请塾师来讲课,传授孔孟之道。孔老就曾在孔庙的学堂上过四年学,一到课余时间,便与伙伴们如一只只放飞的小鸟,喳喳地穿行于家庙,惟不敢在大成殿附近喧哗,大成殿里威严的孔子像立于高高的供台上,长明灯泛着幽幽的光芒,淡淡的檀香味儿袅袅而来。

可后来,废除了春秋两祭,废除了学堂,偌大的孔氏家庙陷入了恐慌的寂静。到1958年,万仞宫墙、棂星门、大成门被拆了,其整齐方正的青砖被运走了,砌成了当地供销社的墙。原本庄严的孔氏家庙裸露在荒野,如一颗沾染了厚厚灰尘的美石,有了末路穷途的凄惶。1966年,孔氏家庙匾牌、雕饰都被砸了摔了,孔子像也轰然倒地,一片狼藉。不久,偌大的孔氏家庙便成了炸油坊、保管室、仓库,村民日日夜夜在此忙碌。再后来,炸油坊、保管室、仓库也不用了,残破的孔氏家庙便立在无边的寂静里,一天天衰老衰败,渐渐倒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在流亡途中说的话。他曾预料到,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有文化传承竟也会渐渐倒塌与荒芜?再一次站在大成殿前,站在那块菜地前,当我的视线落在团团红辣椒之上时,我惊讶地发现,那些红辣椒竟洋溢着辛辣的忧伤,裹着热热的夏风,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袭来,便有忧伤的凉意自心底泛起……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